

宇

文
172
2

多
重
子
問
中

919.5
375
Vol. 2



童子問卷之中

凡七十七章

問承喻論語爲宇宙第一書而仁爲孔門第一字然
 若大學以敬爲要中庸以誠爲主及詩之思無邪
 書之中易之時一書各有一書綱領如何曰人道
 問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也外仁義而豈復有
 道邪而仁之包義猶陽之統陰故孔門以仁爲宗
 而以義爲輔敬者敬此也誠者誠此也詩之思無

洛陽

伊藤維楨

著



邪書之中易之時皆然道本無多端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第一章

問吾聞中也者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以此聖聖相承今專主張仁義者何哉曰仁義即中也兼愛爲我失之過非仁義煦煦孑孑失之不及亦非仁義所謂仁義者乃言其無過不及者耳故周子曰仁義中正而已矣其專以中爲傳授心法而不以仁義爲孔孟之宗旨者蓋不深考耳中之理虛而仁義之德實第二章

問然則仁義重於中歟曰然學問莫貴於仁義而在仁義莫要於禮故論語言禮而不言中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又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又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是皆孔門教人切要之言萬世學問之規矩準繩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蓋唐虞之時教法未詳其所行莫非仁義而未有仁義之名故曰允執其中及至孔孟專以仁義爲教而以禮爲要中猶無星之秤禮猶秤之量物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禮雖本由仁義而生又有能存仁義

之功所以夫子常以禮教人而不言中也

第三章

問程子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如何曰中庸之名肇見於論語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耳與單言中其義自別中庸之書卽論語之衍義也專爲孔門心法者非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旣聖斯之謂孔門傳授心法皆莫非仁義之旨未聞以中爲傳授心法也

第四章

問中庸章句序曰堯舜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皆以中而接道統

之傳如何曰考之典謨訓誥羣聖人之言及于中者無幾論語堯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據此則堯之命舜舜之命禹舉此二十二字爲言而非以允執其中二句命之可知矣曆數者所以紀歲時氣節之序言代天工而平治天下則舜卽天道也故曰在爾躬此語反是要言甚重且孟子歷敘舜禹成湯文武周公之事唯於湯特曰執中而不較繫之於數聖人雖三代聖人夫子特祖述堯舜而孟子於舜首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則仁義之旨不

待孔子而既明矣然則非以中爲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益明矣 第五章

問仁義爲孔孟學問之宗旨者何哉曰孟子之書述論語之旨者也而仁義二字是開卷第一義七篇之書言言句句莫非說仁義之功也其言性善者明仁義之實有於己也言浩然之氣者論仁義之功用也千言萬語雖至多端莫不總括於仁義二字自親親充之而至朋友鄉黨所識疎薄之人慈愛之心周遍浹洽無所不底而無一毫殘忍忤害之念者謂之仁自一取舍間充之而辨別分明苟

非其義則祿之以天下而不顧者謂之義他卓行偉績雖有可取然少於仁有關焉則皆不足爲德於義有欠亦不足稱之智者知斯二者而不去是也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皆仁之推也仁義之所以爲孔孟學問之宗旨者以此也 第六章

問孟子何專主仁義而於智或有惡之乎曰凡過高過深好大喜難索隱行怪邪說暴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皆過用智故也莊子三十三篇大藏五千函其他諸子百家舉皆爲一智字之所誤豈非可畏之甚耶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

知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孟子亦曰：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此所謂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孟子嘗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所以與孔子不同，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又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孟子亦豈廢智乎？其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孔子亦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然則君子之用智，其所取捨可知矣。第七章

問：孟子以仁義爲宗旨，而又屢談王道者，何哉？曰：王

道卽仁義，非仁義之外復有王道也。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又曰：仁者無敵。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也。王道雖固，不出仁義兩者。然約而論之，則一仁字盡之矣。荀子所謂粹而王，駁而霸，及諸儒有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等論，皆議論可聞而非實知王道者。也不善讀孟子故也。第八章

問：先儒論王道必曰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語甚善，無可以加焉，何故不與王道相稱曰

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天下大同之道治天下大同
之人建大中之道而不爲過高之行故中庸曰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蓋盡天理之極非人人之所
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亦非具形骸有人情者之所
能爲聖人不以此自治亦不以此強人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也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又曰文王視民如傷聖賢之論王道如
此未聞以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爲王
道也蓋無一毫人欲之私卽所以盡天理之極而
盡天理之極復所以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少林曹

溪之徒可以當之而若吾聖人則不以此爲道故
不可以此論王道也宋儒之意必謂達磨慧能所
以不免爲異端者以其棄人倫也若使彼不棄人
倫則於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殆無餘
功也吁使達磨慧能能不棄人倫亦惟是達磨慧
能焉耳與聖人之心固天地懸隔然則盡天理之
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所以不與王道相稱者
可從而知矣 第九章

問然則王道不戒欲歟曰否書曰以禮制心以義制
事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苟有禮義以

裁之則情卽是道欲卽是義何惡之有苟無禮義以裁之而特欲斷愛滅欲則是矯枉過直藹然至情一齊絕滅將亾形骸塞耳目而後止此非人人之所能爲而非通天下之道故聖人不爲也大凡無補於天下國家之治無裨於人倫日用之道者皆謂之邪說暴行若佛老之學後世禪儒高遠隱微之說是已 第十章

問王道之學固大矣而非今日儒者之先務曰否儒者之於王道猶孫吳之於兵盧扁之於醫蓋專門之業也學問以王道爲本故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蓋孔子之學卽堯舜文武之道孟子之說卽孔子之學皆堯舜文武治天下之道外此而豈有所謂學問者邪蓋非以王道爲主而行之修己治人萬般功夫皆由王道而出故孔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凡存心養性忠信篤敬條目雖多皆莫不以王道爲本而乃以仁爲要其獨善其身豈聖人之本心也哉後世儒者雖說王道其實專以心法爲務故不能不流入于異端子以此意觀論孟頭頭相合句句鬪湊聖人微意之所在註腳之所不能悉了

了分明自無遺漏 第十一章

問承聖門之學以王道為本然於受用功夫頗似不切緊如何曰莫問切緊與不切緊惟看合道與否如何其功夫不切緊者固不足云然凡稱切緊者必至矯枉過直能免此兩者乃學問難中之難也然其不切緊者其病卻淺至矯枉過直則沈疴痼疾無藥可醫可不懼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中庸之極也濂溪曰養心不止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較之孟子之言則似卻切緊然不免有矯枉過直之病蓋古人以禮義二

者為萬事之規矩繩尺如家常茶飯然以此飲食以此被服出入起居不可須臾離也書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孔子曰義以為質孟子曰以禮存心是也夫苟以禮義制之則曰情曰欲即是為道本非可惡之物若不以禮義制之而徒欲功夫切緊則必不至滅情無欲則不止是近世理學諸家所以不能不自流入于禪莊也予以王道為不切緊亦俗見焉耳 第十二章

問聖門之學以王道為本其意如何曰予能識聖人之學與佛老之學所由而分如何則自知之矣聖

人從天下上見道佛老就一身上求道就一身上
求道故不顧天下之從否專要清淨無欲以成就
一己之安卒至於棄人倫廢禮樂此所以爲異端
也聖人從天下上見道故就天下之所同然而見
道不欲離乎天下而獨善其身故其學爲經世其
道爲達道其教爲仁義忠信其言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修己立德
將以安天下之人故不以天下之所不能而強人
亦不以天下之所不從而爲教所以爲王道也故
讀聖人之書必有字眼天下二字是聖人書中字

眼凡讀孔孟之書遇有天下二字處必須著眼看

勿艸艸 第十三章

問近時諸儒經濟之書亦足以發明王道歟曰知其
要者言必約其言多者必不知要所謂要言不煩
是也若馬氏通考丘氏衍義補馮氏類編章氏圖
書編其書皆數百卷此其適所以不識王道也大
學治國平天下章中庸哀公問政章其言皆不過
數百字而王道之旨包括無遺得其要也孟子一
部其論王道橫說豎說千變萬化皆從一仁字紬
繹來可謂約而盡矣非實知堯舜孔子之道者豈

能然乎苟讀孟子而不識王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也 第十四章

問孟子之論王道何篇最詳而明日篇篇詳矣章章精矣初學以梁惠王篇爲勸時君而發故見之以爲尋常說話以告子盡心二篇爲精蘊處不然惠王一篇反是孟子一生事業備矣不可不熟翫焉予故謂此篇必是孟子之自著自公孫丑篇以下至離婁上篇無一句非說王道爾後初及種種議論蓋七篇各是一部書苟得一篇熟讀翫味有得焉則何憂其不識王道也昔黃石公授張良一卷

書曰讀此可以爲王者師余亦以爲熟讀孟子梁惠王一篇可以爲帝者之師也 第十五章

問齊宣王曰寡人好貨孟子對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又曰寡人好色則曰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先儒以爲異與之言又以爲救時之論然乎曰不然此卽王道也孟子固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夫自古以來人君好色好貨者不顧人之怨不察人之怒愛民之婦女掠民之貨寶專悅己之耳目而

不能與民同好惡禍門以開怨府以成而王者之心則不然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好色則推斯心以及民己好貨則推斯心以及民其心何等公平何等寬仁實天地之心故先王置媒氏以合民之男女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又浚嫉聚斂之臣措克在位則有讓故與民同好惡則好色好貨皆爲王道亦奚

疑第十六章

問宋孝宗召朱熹或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晦翁曰吾平生學問只在正

心誠意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如何曰愚謂其說固善然在學者則可非所以告于人君也如學者固不可不以此自修在人君則當以與民同好惡爲本其徒知正心誠意而不能與民同好惡於治道何益苟側身勵行起居動息以與民同好惡爲志則民志奮起士氣雄壯雖南宋之脆弱可以撻北韃之勁兵觀孟子所說齊梁諸君者可見矣且如庸暗之主豈能受誠意正心之說而得從事之哉正所謂欲其人而閉之門也明太祖以迂濶目之不可謂過論第十七章

問如何是王者之德曰王天下則爲天下之天道君
一國則爲一國之天道爲一家之主則爲一家之
天道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雖窮谷
深澗牆陰屋下之地太陽之氣靡所不至一鱗介
一萌芽之微莫不稟其氣以生故古昔王者法天
道以爲德所謂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是
也故其位曰天位其職曰天職書曰天工人其代
之明百官有司亦當以王者之心爲心也伊尹曰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以天職爲己之任也民

至賤也王至貴也然以民之父母爲王者之美稱
何哉夫子之於父母後其身而先其父母捨其身
以保其父母死生患難惟其父母之愛護王者樂
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以民爲其赤子故民亦親
戴其上猶其父母響應影從唯其所欲而天下無
可敵之愾四方無可禦之寇東面征西夷怨南面
征北狄怨書曰侯吾后后來其蘇以民之父母爲
王者之美稱不亦宜乎 第十八章

問後世恐難行王道曰子爲不井田不封建則不可
行王道乎將爲悉除後世之法以復三代之舊乎

曰然非邪曰非也王道豈在法度上乎所謂王道問者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何難之有若使聖人生于今世亦必因今之俗用今之法而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天下自治矣孟子當戰國之擾擾勸齊梁之庸主豈以不可行之時勸不可行之道乎苟有其人則雖戰國猶可行之況不爲戰國之時乎雖齊宣梁惠猶可能行之況不爲齊宣梁惠之君乎唐太宗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

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淡然之封德彝非之曰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上卒從徵言貞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動而撫之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斲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此近代之明效也王道豈可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耶徵之學未爲知孟子然其言猶有明效如此

況不爲徵者乎 第十九章

問濂溪先生曰不復古樂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然乎曰濂溪之言固也然可用之於王道既成之後而不可施之於行王道之初蓋王者之於天下也專在與民同憂樂而不以辨樂之今古爲先務苟與民同憂樂則人心和平風俗醇厚而禮樂可興於是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蓋聖人但去泰甚而其餘皆從時因俗以爲治耳不有意變之也若欲徒變今之樂則禮樂未必遽興而天下騷然矣聖人豈爲之邪 第二十章

問晦翁云三代以前盡出天理三代以後總是人欲此語如何曰此非仁人之言也仁者嫉俗之心少故知今之不遠于古不仁者憤世之心勝故知今之不可復古設心不同趣向頓異後世之不能無君子猶古之不能無小人也豈可獨以三代以後盡爲人欲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惟民哉貴賤皆然班固贊漢文帝曰卽位三十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身

衣弋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斑史紀其仁政善行者不可勝數焉豈可不謂之王者乎凡人之行其大者不詭乎道則其瑣瑣者置而勿論可矣傳曰孔子見人一_レ是忘其百非儒者以其好黃老之言而不論列之奚服善之淺而責備之深邪亦異乎夫子之心矣吾雖未必左祖河汾永康竊服其忠厚云第二十章

問斑固盛稱文帝之儉古之王者亦尚儉乎曰王道以儉爲本蓋奢則不給儉則有贏可以我之有餘而拯人之不足已苟不足則安能補人之不足傳

稱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雖監門之食不飽雖未必如其言然由此可以見堯之儉德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古先聖王皆躬自務儉者蓋植養民之本也故王道以儉爲本觀文帝紀書賜今年田租之半者一書除田之租稅者一豈非帝躬務節儉不輕用天下之財之驗乎於斯時天下富庶黎民乂安延長漢家四百年之國祚皆文帝務節儉之效也第二十二章

問文帝惜百金之費不敢作露臺而文王則爲臺爲

問沼者何哉曰先王築城造門創臺榭苑囿之類一
以爲國一以爲民其爲國者亦爲民而已非徒爲
遊觀敢興作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春秋一土木之興必書者重民力
也夫廣堂大厦起於倉廩之積倉廩之積出於民
之耒耜耒耜之微積而爲斗升之粟斗升之粟積
而充于倉廩倉廩之積溢爲廣堂大厦人皆知廣
堂大厦之成起於倉廩而不知本出於耒耜之微
也聶夷中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識盤
中餐粒粒皆辛苦其非爲國爲民而漫興作者不

知所以固邦本也若夫文王之爲臺沼者與民同
樂之至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不可槩而論之也第二

十三章

問聖賢所以深戒聚斂者何哉曰所以取民之怨者
莫甚於聚斂夫小人之事君也聚斂倍克唯知爲
君而不知爲民殊不知爲民者便所以爲君之實
也未嘗有爲民而不爲君者也又未嘗有不爲民而能
爲君者也故少爲民則少有效大爲民則大有效
昔馮驩爲孟嘗君焚薛債券後基年孟嘗君免相
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以迎夫焚券細

事也然其得民心尚如此矧大於此者乎苟上好聚斂則民必然怨而不已則怒怒則離離則叛雖有鹿臺之財郿塢之金豈能得爲已之有乎夫儉則有餘有餘則足以施人奢則不足不足則不能不聚斂此聖人之所以尚儉而戒聚斂也第二十章
問國家承平日久人皆安肆互以奢侈相尚及其久也習以成風人不知其爲奢靡今遽欲以節儉治之則恐人之難遽從如何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尚之風必偃民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願在上之所好如何耳孔子曰上好禮則民

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皆在謹上之所好耳上自好華靡而欲下之節儉雖嚴刑峻法以繩之而不可得也苟上自好儉則不令而行滕文公欲行古禮父兄百官皆不欲其卒也至於四方風動有路不拾遺之效故欲令其下則須要謹其所好上實好節儉則何憂下之不從第二十五章

問唐太宗言及禮樂房杜有媿色者何哉曰是知王道之難而不知王道之易也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

飽凶年免於死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
輕蓋禮生於節儉樂成於有餘先王之世家給財
阜民安俗醇自晨至夕自春至冬民心和洽猶正
月之吉被服具儀舉禪上壽各祝萬歲一家熙熙
頓忘窮歲之勞禮樂安得不興乎故孟子論王道
必以制民之產爲先房杜不是之求而漫生望洋
之心故有媿色不知孟子故也 第二十六章

問樂成於有餘旣得聞命矣禮生於節儉如何曰人
情樂則勤厭則荒節儉之餘必家富力給故以文
爲樂此禮之所以興也禮奢文勝則財殫力勞故

厭心生焉是禮之所以廢也故論語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
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唐宋之定禮必以彌文
爲事故唐開元禮宋開審政和等禮皆爲虛器不
爲時用蓋知禮之末而不知禮之本故也樂雖成
於有餘然由節儉而致有餘則雖樂亦皆本於節
儉故欲行王道則不得不儉 第二十七章

問王霸之辨曰王者以子養民霸者以民治民其設
心不同故民之應上亦從而異以子養民故民亦
視君如其父母保護愛戴效死而弗去也以民治

民故民惟知供役奉法而不知親其上。有難則去。此王霸之辨也。第二十八章

問何謂以子養民。曰先王視民猶其赤子。惟恐民之不得其所。故制民之產。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設爲庠序學校。申之以孝悌之義。斯之謂以子養民也。何謂以民治民。曰以威臨之。以法繩之。徒知驅逐使令之。而無哀恤惻憫之心。斯之謂以民治民也。孟子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又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民者也。以善養民。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二言

乃篇中要言。學者爲人君說者。宜以此勸之也。第二十九章

問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軍。國祿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於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夫修養之引軍。資質之變化。皆可勉而至焉。至所以祈天。永命。則獨係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致。何術可能致之。曰祈天。永命。豈有他哉。亦曰仁而已矣。夫天無心。以民心爲心。民心悅焉。則天心悅矣。民心厭焉。則天心厭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民心悅。豫則

可以祈天永命也。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
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故周有天下，中間雖有幽厲之暴，
蹙先王之國脈，然猶能歷八百餘年之久矣。若好
子孫相繼，善維持之，則豈止曆過其數，永膺天命，
奄有九有，不可如度焉？詩曰：於戲前王，不忘若夫
福慶流於子孫，奕世累葉，有隆莫替者，鬼神所不
能，人力所不及，唯非得民心而沒世不忘，則不得
故雖禱爾百神，而不若得民心之必實而能遠大。

也。若秦始皇本朝，羽柴氏雄武英畧，過絕古今，戰
勝攻取，風動艸靡，前無勁敵，其安子孫繁衍，保數
百年宗社，而纔一再傳而亾，嚮氣焰赫赫者何在
哉？吁！不仁之禍，和漢一轍。漢高祖纔以寬仁濟天
下，唐太宗從魏徵之言，用仁義，皆能身致太平，子
孫縣縣，此鬼神所不能致，其靈唯得民心而能然。
仁義之效，豈不大乎？第三十章

問治道之要，曰：文勝其武，則國祚修；武勝其文，則國
脈蹙；賞勝其罰，則刑罰清；而民心安；罰勝其賞，則
刑罰亂；而民心搖。第三十一章

問何以得賞罰能當其功罪曰欲賞罰各當其功罪者爲政者之心也然欲賞罰各當其功罪則罰必過而賞必不及罰過而賞不及則人心睽人心睽則國危故聖人過其賞而減其罰過其賞而減其罰則賞罰自得其當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好人之善每難及而惡人之惡必易過惟仁人愛入也淡故好惡能中其實賞罰能當其功罪亦然第三十二章

問觀夫好儉者大抵皆吝嗇何哉曰儉與吝其迹相似而其心實相反儉善之基吝欲之叢儉而好施者真儉也儉而不知施亦吝焉耳古人務儉者爲其施也儉而不知施不可謂儉世之鄙夫託儉而詆夫奢者可附一噓儉而好施者爲誠大德之人儉而不知施者真守錢虜耳第三十三章

問天下何善最貴曰莫貴乎好賢上自王公下至於庶人未有不尊賢而能修身存心成其大業者也大賢則有大益小賢則有小益所謂賢者凡賢於己者皆是也不必知學明道而後謂之賢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而次之以尊賢親親敬大臣等皆

在其後可見尊賢一事甚重爲萬事之本也後世之所以不及乎古人者職此之由後世非徒不尊賢或媚嫉之或狎辱之甚而至於蔽害之悲哉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言聽蔽賢之言則國必敗身必亾也 第三十四章

問孟子之於齊宣王其禮似甚倨如何曰禮固稱矣奚謂甚倨古者道德隆故尊賢後世道德衰故簡賢尊賢故賢者之權重簡賢故賢者之勢微天下之治亂盛衰其判于此歟昔黃帝屈天子之尊而問道崆峒之山堯以萬乘之位館甥于貳室迭爲

賓主成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其初皆師而尊之晉平公大國之君也師尊亥唐人云則人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孟子猶惜其弗與其天位與治天職戰國之時雖道湮學廢然先王之遺化尚在人不以孟子爲簡禮此後世之所不及也 第三十五章

問孝曰孝以愛爲本愛則順矣順則百行成矣順者不逆于父母之心是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順乎其親而順乎他人謂之逆德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示於大舜見之矣

慕者愛之發大孝愛之至也 第三十六章

問孝亦有大小乎曰使父母無憂者易使父母悅之者難何者凡爲人之子者平生挺身勤業無凶賴之友不博奕好飲酒不好勇鬪狠以危其父母則足以免父母之憂然而未足悅父母之心苟好學志善立身起家足以張其祖業耀其門楣而後父母之心怡然驩然有不勝其悅者孝之至也不能使父母無憂者不可以爲人不能使父母悅之者不可以爲子勉哉 第三十七章

問何謂達孝曰達孝也者謂通天下之孝而非一人

之小孝也夫飲食供奉左右就養者人子之常職而不足以爲孝惟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而後足以稱孝也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莊子父獻子魯之賢大夫顯名諸侯其臣皆獻子之所舉其政皆獻子之所建人材紀綱足以遺後嗣莊子皆能用之而不改故夫子稱之言莊子之孝其難能者固多然不如此一事之最爲難能也由此觀之教其先業墮其家聲者雖有他美不孝之甚也孟懿子問孝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蓋懿子魯之上卿民之所具瞻而生事葬祭以禮則非徒能治其家有法亦足以善魯國君以爲忠民以爲歸可以永孟氏之祀故夫子以此告之淡哉第三十八章

問忠曰古今稱忠臣者其品不一感激殺身者有矣若程嬰杵臼荊軻豫讓紀信之流是也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者有矣如令尹子文是也不避艱險以濟其君者有矣如狄仁傑婁師德是也至誠愛君以善勸之以道輔之者有矣非伊尹周公之聖不足以當之奚感激殺身者之多而以道事君

問者之寡耶蓋感激殺身出於一旦之義故似難而實易以道事君者非躬有其德始終不失其道者不能故似易而實難第三十九章

問忠與孝孰重曰無輕重君親體均恩義相倚孝於其親者必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必孝於其親未有不孝於其親而能忠於其君者也又未有不忠於其君而能孝於其親者也故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未忠臣者於孝子之門世俗多言忠孝不能兩全爲此言者蓋有意欲勤其一而緩其一若非不孝之子必是不忠之臣不孝之子非人不

忠之臣亦非入戒之戒之歐陽子曰在君則爲君
在親則爲親此言得之第四十章

問師資之道曰古者崇道故尊師後世不知崇道故
師輕師者道之所在崇師卽所以崇道也故師有
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師而喜弟子之勝己者真
師也忌勝己者惡師也弟子亦視之猶父而已之
學雖超于其師終身敬之而不衰爲道若及少有
青藍之譽則有入室操戈之意者真小人哉第四
十一
章

問求師之道曰治病須求良醫不可委于庸醫一誤

其治則雖有百良醫而不能善其後欲學道者須
擇天下第一等人而師之勿師半上落下之人學
問之成否得失非俗師村學之所能識也始初爲
其所誤則爲終身之大害習慣如天性漸染難磨
淬後雖遭大賢君子而自知其非卒不能改其故
步況乎自安其陋而不知悔者十居八九可不謹
哉人家爲子弟延師多厭其禮遇憚其嚴重必先
擇易狎易近者而招之可謂大謬矣第四十二
章

問爲師之道曰師之責甚重矣爲師之道在務長育
人材一師而君親之道備可不謹哉爲人之君而

不知養民則爲不仁爲人之父而不知教子則爲
問不慈師而不知長育人材則併不仁不慈而有之
其罪不亦大乎前輩以不導道德而專誘詩文者
比之誘人飲博門中宜矣 第四十三章

問朋友之義曰朋友有輔仁責善之道有通財許死
之義古人或有互爲臣僕者或有養其寡婦孤女
者居五倫之一而與師並稱其爲道甚大矣然於
締交之初不可不審其善否如何人誰不欲其身
之善而無惡然與君子俱居則不欲善而自善小
人與處則不欲惡而自惡所關係尤重不可不謹

焉杜子美貧交行曰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
人棄如土孟郊審交詩曰君子芳桂性春濃秋夏
繁小人權花心朝在夕不存古人云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有味哉 第四十四章

問朋友有信信者謂有爲有無爲無多謂多寡謂寡
問而不少欺詐之類與曰否信實也能踐其言而不
失之謂若約爲兄弟則終身以兄弟待之一旦有
朋友之義則守之如初始終不變正謂之朋友有
信非但言一言之有實也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
言是也若有大故不得已而後絕之雖君子所不

免苟尤小過逞小忿因一旦之怒而棄平生之交
假令有理而非忠厚之道君子不爲也朋友之間
謙已相下揚善隱惡赦小過懲小忿始終全交斯
可矣第四十五章

問子路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
懷之朋友信之先生亦有願乎曰人各有願我豈
無願乎吾願朋友之間務相推讓舍己從人有善
則揚之有過則告之各盡一視同仁之心橫渠之
於程子其表叔也而二程以西銘與大學書同其
尊信又授之其門人可爲萬世學者之模範也第四

十六章

問觀夫世之學者見與己議論不合者必謂學術異
而不復與交通如何曰悅與己議論同而不樂與
己意見異者學者之通患也學問貴乎切磋琢磨
莫若從與己意見異者舍己平心切劘講磨所謂
樂取于人是有益于己必有益于彼謂之兩
益倘樂與己議論同者每自講習則終身無改其
舊見而無得新益與獨學何異無益于己亦無益
于彼謂之兩損昔者明道先生使吳師禮達于王
介甫曰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

明辨不有_六益于介甫則必有_六益于我柳子厚亦曰
子不有_六得焉則我得矣古人設心如此故能成其
大也今之學者則不然守己甚堅服善甚淺其學
稍優于人焉則以師道自居不復肯問于人其卒
也必自至於喪己蓋其器識淺狹不知好善故也
可不戒乎 第四十七章

問世之學者各私其師門互相詆譏如何曰尊師門
之教可矣私師門不可也在宋初有程蘇之黨晚
間有朱陸之派皆出其門人而非諸先生之意有宋
之世雖道學甚盛然此等惡俗尚在可惜學者天

下之公學豈容私其師門乎多見其不知道也予
少時嘗讀朝鮮李退溪輯朱子書札於楊子直姓
字下註之曰朱門之叛徒予竊薄之曰何見之陋
乎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古之道也奚以叛名之爲
混蓋私朱門云爾 第四十八章

問人各私其師門我亦不得獨不私如何曰何言之
過耶人各爲不善我亦可做其不善乎若七十子
之事孔子聞其崇夫子之教未聞私孔氏之門也
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而已矣道愈小故設心愈隘不得不立町畦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也 第四十九章

問守身之法曰節儉爲要夫儉者萬善之本奢者衆惡之基非惟其身成敗之所分其家儉則福慶流於子孫奢則凶禍傳於後嗣可不慎乎 第五十章

問守儉之方曰人家之奢大抵生於閨門閨門之奢生於丈夫軟弱失駕御之道丈夫能嚴而有節制則閨門自肅而奢亦不生是守儉之要也然閨門之奢不過熬財靡物男子之奢不至亾國敗家則不已男子氣質柔軟少年之氣不除則忘拘檢縱貪慾不喜近端慤方正之士墜志廢業遊惰放縱

無所不至乃衆惡之淵藪也 第五十一章

問修家曰中庸引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言至極之理常存乎至近之中也蓋妻子之好合兄弟之和樂家道之至近者也然堯舜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實以此爲本焉則閨門之修豈非至極之道乎然和睦之弊必有狎恩之患而少檢束之意又須有節制之在易家人九三曰婦子嘻嘻終吝故閨門之內要有肅然清苦之氣象若終日嬉笑不知節之則必至敗家可不戒乎 第五

問應世之道曰莫如讓讓者實德也凡犯上好勝與人爭奪皆生於忌讓故一讓立而衆德聚非徒不與世乖戾於應事接物之間最爲要道入焉而無禮讓之心則雖有他美皆不足觀焉故天下莫善於讓莫不善於不知讓第五十三章

問毀譽之來不能無喜厭之心如何而可曰毀譽士之常奚足以爲憂喜孟子曰士增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若常人固不足輕重爲士者必有志有義其稍高者又或有識見特立獨

行不隨時輩馳逐是所以來訕謫也其道愈大譏之者愈衆其德愈邵寇之者愈深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猶然況其他乎韓文公程伊川朱晦翁王新建之在當時也擯排斥逐不遺餘力然而至于後世其美名芳躅彌遠彌彰至與日月爭光公論之在天下不可掩如此唯明主能察之而暗主不能不眩於衆言所以關張之譏不行于孔明而孔文仲之誣行于元祐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說者曰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入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士若聞譽而喜聞毀而

厭焉則必至。狗時阿世改節移操不可不自戒焉。
第五十四章

問禍福之所以然。曰無禍便是福。不凶則爲吉。世人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非也。苟富貴而身多憂患。子孫不肖者不若貧賤而身長無事。子孫聰明之爲愈遠甚也。若夫以富貴貧賤論吉凶禍福者實市道之見鄙哉。
第五十五章

問學問之要。曰學問之要唯在反求於己。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

求諸己而已矣。所謂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也。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曰學問之要唯在反求諸己而已。聖人之不怨天不尤人之境亦從此而馴。致實學者之本務大矣哉。
第五十六章

問反求與忠恕亦有筌別。曰無筌別。忠恕是以爲己之心而爲人也。反求是以責入之心而責己也能反求於己則必能忠恕於人。能忠恕於人則必能反求於己。非有異也。故孔曾專曰忠恕。孟子專曰

反求其實一也 第五十七章

問如何是儒者心法曰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此是儒者心法言不遇於時而不以怨天不容於世而不以尤人不立異以干譽不務高以取入唯知自脩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是謂儒者本領是謂學問實際不可勉而能不得強而到但反求於己是其要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惟不怨不尤者能為至矣 第五十八章

問下學上達之義曰下學謙辭猶曰最下之學指人

倫平常之道而言程子所謂下學人事是已自與求向上一路者止相反上字當作上聲讀上達者漸次自進之義非指高遠之理而言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也下學猶在平地上行循循不止則能到萬里之遠其事甚近而其功不可量焉求向上一路者猶欲去平地上騰空中不墜而傷損者未之有也此異端之所以廢人倫捨日用蔑棄禮義而不可為萬世常行之道也 第五十九章

問上達功夫曰功夫欲其密議論欲其正至奇極妙不如一當學者當踈悟門自開而勿自我開發之

真積力久怡然理順渙然水釋謂之悟門自開永
爲已之有而終身不失蓋實德之所到而非專事
智見者之所得而及正謂之實智吾所謂上達者
如此不妄悟門之開強自抽關啟鑰等待促迫謂
之自我開發之禪家所謂頓悟者正如此聰明強
力志氣超邁者其卒必爲風癩佯狂之流學之不
可不謹如此予也固有與漢宋舊說異者然皆積
疑之至融釋開明自然得之而一無思慮安排強
探力索而得者也嫌自我開發之也 第六十章

問上達之時畢竟如何曰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
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是上達之功驗蓋
學者之進道其初學問與日用扞格齟齬不能相
入及乎真積力久自有所得則向視之以爲遠者
今始得近向視之以爲難者今始得易漸次近前
非學問不樂非學問不言及乎其愈熟殆如布帛
菽粟不可須臾離焉至於子女臧獲之賤米鹽柴
薪之細大凡接乎耳目施乎日用者總是其非道
俗外無道道外無俗而雖一點俗氣亦著不得此
是上達光景 第六十一章

問禪家有頓悟之說儒者有_一且豁然之論於聖人之學亦有之乎曰無之聖人之學以實語明實理目覩而耳聞心得而身有故有踐履之可言而無頓悟之可期禪者以空言說空理耳無所聞目無所覩故不得不用悟蓋有實德而後有實見猶白日視物歷歷分明既無所疑亦無所迷根乎人心存乎風俗包括天地而無餘周羅古今而無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任重道遠久而後已何有頓悟之可期宋儒以無聲無臭之妙爲無極之真爲本心之體而要格物致知以領會之所以亦有一且

豁然之說也猶於無物之地求物雖眼中如有所見而實無物非空見而何水吾知其淡鹽吾知其鹹然不服鹽與水而欲知其鹹淡既不可得況欲求鹹淡於鹽與水之外吾知其以爲鹹爲淡者乃其虛見而非真鹹淡也夫道至仁義禮智而極矣教至孝弟忠信而盡矣而於其上面更求悟道奚以異乎求鹹淡於鹽與水之外宜乎其有頓悟豁然之說也 第六十二章

問吾聞之朱子曰於理有所以然與所當然之異所以然者即所當然之本而所當然者便所以然之

發故曰陰陽自形而下之器也太極自形而上之道也今先生之所說皆所當然之事而於其所以然之本則未之及有用而無體恐得無過淺近乎日所謂所以然之理者非謂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陰陽之所以往來消長之理乎夫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卽是道陰陽往來天道成矣剛柔相濟地道成矣仁義相須人道成矣天之道盡乎陰陽地之道盡乎剛柔人之道盡乎仁義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古先聖人所以論天道者至此而極更不於此上面復加一語所謂太極云者亦斥此一元氣而言耳若於此上面求其所以然之理則是非向所謂就無物之地求物邪故後世所謂無極太極之理畢竟天地本無之理而聖人之所不言祛之可矣

第六十三章

問古昔未有理學之稱近世或曰聖門之學爲理學爲心學爲性學是乎否曰聖人之學包該宇宙統攝道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孔孟之所祖述憲章之者也本無名稱之可擬

若不得已而強欲命之當以王道號之或直稱儒學亦可若以理學命之則氣象偏枯視之王道之盛大不啻霄壤後世儒者以為心即性性即理一理字可以盡聖學之全故公然以理名學而心學性學等名興焉殊不知一理字可以盡聖學之全則孔孟當先命之而詎後世之名稱可知理學等目皆以後世學術而所稱非稱聖學之實者也

第六十四章

問理學之稱信不稱聖學之實然如理字亦不可輕曰然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是

也孟子之意謂物之有條理與宋儒之意頗異矣宋儒以為一理字可以盡乎天下之事殊不知天下雖無理外之物然而不可以一理字斷天下之事也學者據一理字以斷天下之事理議論可聞而求之於實則不得其悉中矣夫古今之終始不可得而究焉四旁之窮際不可得而知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其形狀性情所以然之故皆不可得而窮詰也佛者說三千世界儒者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然推而到其外則亦皆不可得而知也理之不可窮也可見矣且刑有罪者理之

常也亦奚足恤然聖人三赦三宥惟刑之恤者豈
非過爲姑息哉善善而惡惡亦理之常也然聖人
善善每長惡惡每短者亦豈非愛憎失宜耶然聖
人皆不然者足見不可依理字以斷天下之事也
故凡事專依理斷決則殘忍刻薄之心勝而寬裕
仁厚之心寡上德非薄而下必傷損人亦不心服
須有長者氣象方可隱惡而揚善成人之美而不
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人是皆長者氣象唯仁
者能之非區區小儒之所能及也予觀通鑑纂要
等書其評騭人物善善惡惡不一毫假借可謂嚴

矣然斷決深刻古今無全人殆有申韓刑名之氣
象而無聖人涵容之意味持己甚堅責人甚淡浸
淫于肺腑透浹于骨髓卒爲刻薄之流專主張理
字之弊一至於此悲哉夫無裨於世道無補於生
民者聖人不爲今講理學者或論至六合之外暨
近世講天學者好說無限道理雖窮微極妙然皆
無裨於世道無補于生民聖人之所不取也孟子
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予所以喁喁然
如此其不已者實恐孔子之道不著也非好辯也
君子諒諸 第六十五章

問然則理字未盡善歟曰言各有攸當理字施之於事物則可用之於天地則不可孟子所謂始條理終條理及理義之悅我心等語皆以事各得其條理而言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就事物而言盡性就人而言至命就天而言措詞之序自可見矣若以理爲萬物之本原焉則自流入于老佛之學與聖人之旨實天淵矣可不謹哉第六十六章

問以理爲學問之本原則自流入于異端其旨如何曰是非爾所知也學問視其所本者如何耳所本少差邪正相反聖人以天地爲活物異端以天地

爲死物此處一差千里之繆蓋天之所以爲活物者以其有一元之氣也一元之氣猶人之有一元陽飲食言語視聽動作終身無息正爲其有一元陽也若一元陽一絕忽爲異物與木石無異唯天地一大活物生物而不死於物悠久無窮不比人物之有生歿也夫無太虛則已有太虛則不能無斯氣斯氣也既無所生亦無所不生萬古獨立顛撲不破豈容以虛無目之邪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聖人之論天至此而極從此以上更不說一層之理漢儒以太

極爲一元氣是也此是千古不傳之祕大易之露
洩天機者也欲明言之則落于義解欲不言則亦
可惜子以意逆之可矣 第六十七章

問理字何故不足爲生生化化之原乎曰理本外字
在物而不能宰物在生物有生物之理外物有外
物之理人則有人之理物則有物之理然一元之
氣爲之本而理則在于氣之後故理不足以爲萬
化之樞紐也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再推
而至於陰陽之所以然則不能不歸之於理既歸
于理則自不能不陷于虛無所謂萬法歸一一歸

何所是也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此而與聖人自相
違也惟聖人能識天地之一大活物而不可以理
字盡之故彖贊之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至矣盡
矣若知天地真活物許汝卽身卽伏犧 第六十
八章

問先生謂天地一大活物不可以理字盡之卽字義
所謂有生而無死有聚而無散一乎生故也之理
曰然凡天地間皆一理耳有動而無靜有善而無
惡蓋靜者動之止惡者善之變善者生之類惡者
死之類非兩者相對而並生皆一乎生故也凡生
者不能不動惟死而後見其真靜也其生也盡

動而夜靜然雖熟睡之中不能無夢及鼻息之呼
吸無晝夜之別手足頭面不覺自動搖是皆其動
處字義所謂死者生之終散者聚之盡是也驗之
天地亦益信然日月星辰東升西沒晝夜旋轉無
一息停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
焉天地日月皆莫不乘斯氣而行若走馬燈然兵
卒輿馬隨火氣而往來驅逐旋而不已也流水之
爲物也亘晝夜而不舍艸木之有生也雖隆冬亦
有花皆爲有動而無靜也有善而無惡亦然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天下皆然然適有

生而無耳目口鼻者謂之不成人以其不成人也
故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所謂
惡者善之變非相對而並生其理不亦彰然乎故
伏犧之目無死物孟軻之目無不善之人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第六十九章

問先生釋易乾卦亨字曰有通而無塞亦有生而無
死有動而無靜之意曰然天地之間物各無不足
之理爲有通而無塞也日煜乎晝月煜乎夜水流
而不已物生而不窮若人之一身有耳以受萬物
之聲目以辨萬物之色鼻以嗅萬物之臭口以知

萬物之味其於飲食齒舌以噬噓之咽喉以吞嚥之
之三焦以通之膀胱以瀉之非惟人爲然物亦然
凡跛行喙息翺飛蠕動之微皆各有其用用各相
足失於彼則得於此失於此則得於彼在物各無
不足之患造化之工亦何巧哉爲有通而無塞也
易曰品物流形是也流卽流通之意 第七十章

問唯心學之名似乎無害不知以爲如何曰心學之
稱亦自禪學來禪家自以其法名心宗性學之號
亦然蓋理學者流以其非記誦詞章之學創建斯
名以標榜于世然實非聖人之意也禪者本不知

本然之德硬就己心上用功後世儒者雖知由本
然之德而其工夫卻亦就一心上見道遂以心學
稱之殊不知人具斯形則必有斯心自聖人至于
愚夫愚婦一也本非貴亦非賤故聖人言德而不
言心其千言萬語皆莫非所以使人由本然之德
也孟子雖屢言心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所謂
本心恒心是也蓋聖人從天下上見道佛者從一
身上見道從天下上見道故見天下所同然之理
所以貴德而不貴心也從一身上見道所以知心
而不知德也故其學自霄壤而卒至離人倫可不

察耶 第七十一章

問何謂本然之德曰天下所共通行之謂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已天下所共尊之謂達德仁義禮智是已此天下之所同然而根乎人心存乎風俗萬世不得磨滅此之謂本然之德佛氏之學見此心之妙出入變現無可奈何故專以默坐澄心攝收精神爲事要超脫三界不生不滅蓋用智自私專知有己而不知天下萬世同然之道故也理學者流亦見得心性一理萬物之一原卒以人倫日用天下萬世通行之道爲道之用而

卻要向上面求其所以然之體皆有見於心而無見於道故其學褊急險薄不見聖人寬洪盛大之氣象唯聖人以天下同然之道而治天下同然之人不以己修己而與天下共由爲不立異以違入不好高以拂俗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所以爲大中至正之道也 第七十二章

問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爲萬世之法亦只循性而已而以歐陽永叔所謂聖人教入性非所先爲非如何曰歐陽子之言亦不可深非也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見聖人不責乎性

而專責乎習也又曰有教無類此見不貴性而專
貴教也蓋有教則性之美惡在所不論向嘗爲子
明性道教之分今又申明之夫道尊而無對至矣
然不能使人爲聖爲賢而開天下之泰平其所以
使人爲聖爲賢而開天下之泰平者教之功也故
次道而貴者教也而盡道受教者性之德也故性
亦貴矣然教有功而性無爲故性學盛則教法衰
教法衰則天下之達道廢聖人之所淡嫉之也所
以論語一書專言教而不言性孟子一書亦無一
非從仁義二字細繹出來其說性善者亦爲自暴

自棄者而發之非徒以性爲主而說也既看破以
理爲主之弊甚難而至知以性爲主之非則實古
今之難事學者之牢關非具足實智實德者則不
能夫道也者夏葛而冬裘晨興而夜寐雖無吾說
後來固當有知之者此予之所以自恃而自安也
至於性學之非則予歿之後千歲之遠不知復有
實見得之者乎否予所以嗷嗷然不得已正以此
也吁嗟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第七十三章
問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
爲己何所不至此語如何曰有此理然難施之用

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則藉令認
得爲己豈得能至哉故口可言而身不可行者君
子不道墨子以兼愛天下爲道佛氏以三界衆生
爲己一子皆口可言而身不可行者也高論多說
皆無益於道以不言爲是第七十四章

問張子西銘曰此反欲施之用者也民吾同胞一句
雖如其過高然下面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句
句有落落者不比程語甚失無形影不可不體認第七

十五章

問先生最愛先儒何語曰董子曰仁人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及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
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入學之至也
此二語孔孟以後之名言最當受用董子之語可
入孟子張子之語可入論語晉王述曰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韓退之取之可爲行恕之要第七
十六章

章

問以先儒何語最爲至極曰伊川復卦象傳曰一陽
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
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又經說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



者孰能識之。二章總一意實象象以來之名言在道理當為古今極至之道理在議論當為古今極至之議論至矣後之論註者皆失其意其所謂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者斥釋迦老子莊列之徒而言非對區區諸子諸儒而辨之又賁卦彖傳云一不獨立二則有文蓋言一非二而二中自有二也與周子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大異矣又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其自珍重之如此雖尊信程子者亦不實知其意之所在程子平生不說太極而以動靜無始陰陽無端為至極其見可謂卓越矣但易傳序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及艮卦外物不接內欲不萌等語不能無疑然猶美玉之有瑕雖應以此減價而不害其為真玉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可以為程子也 第七十七章

童子問卷之中畢

部
年
月
日

童子問家之中學

道也... 至之... 知... 非... 獨...

文學部
卷号
部
年
月
日

此... 其... 其... 其... 其...

